

论德彪西狂想曲的印象主义风格特征和历史定位

张恩铭

佩皮尼昂地中海大区音乐学院, 法国 佩皮尼昂市 66100

DOI:10.61369/HASS.2026040003

摘 要： 德彪西《萨克斯管与乐队狂想曲》是其创作成熟期探索萨克斯管音响特质与乐器表现力的经典力作，亦是印象主义音乐在萨克斯管创作领域的里程碑式作品。该作品突破传统音乐创作范式，以印象主义美学为核心，在音色塑造、和声技法、节奏设计、曲式结构等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表达，实现了对狂想曲体裁的革新与萨克斯管乐器语汇的拓展，成为连接西方浪漫主义晚期与 20 世纪现代音乐的关键桥梁。本文以该作品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创作背景与历程，剖析作品的印象主义风格核心特征与宏观结构特点，阐释其在作曲技法与音乐思维层面的革新手法，并将作品置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西方音乐发展脉络中，明确其在印象主义音乐发展、萨克斯管艺术演进中的历史定位与艺术价值，以期对德彪西音乐研究、印象主义音乐美学阐释及萨克斯管艺术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关 键 词： 德彪西；《萨克斯管与乐队狂想曲》；印象主义音乐；风格特征；历史定位

On the Impressionist Styl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Debussy's Impromptus

Zhang Enming

Conservatoire à Rayonnement Régional Perpignan Méditerranée, Perpignan City, France 66100

Abstract： Claude Debussy's Rhapsody for Saxophone and Orchestra is a classic masterpiece exploring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rumental expressiveness of the saxophone in his mature creative period, and also a milestone work of Impressionist music in the field of saxophone cre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music creation, the work takes Impressionist aesthetics as the core, forms a unique artistic expression in timbre shaping, harmony techniques, rhythm design and musical form structure, realiz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rhapsody genr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axophone instrumental vocabulary, and becomes a key bridge connecting the late Western Romantic period and the 20th century modern music. Taking this wo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its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analyze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Impressionist styl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acro structure, interprets its innovative techniques in composition techniques and musical thinking, and places the work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music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clarify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artistic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mpressionist music and the evolution of saxophone art,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Debussy's music research, the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Impressionist music and the artistic practice of the saxophone.

Keywords： Debussy; Rhapsody for Saxophone and Orchestra; impressionist music; stylistic features; historical positioning

绪论

克洛德·德彪西是西方音乐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印象主义音乐代表作曲家，其创作的《萨克斯管与乐队狂想曲》是其艺术成熟期唯一的萨克斯管作品，在古典萨克斯管创作领域占据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该作品将印象主义美学的核心追求与萨克斯管乐器特质深度融合，不仅实现了作曲技法的创新，更推动了萨克斯管在古典音乐领域的艺术定位提升，成为印象主义音乐器乐创作的经典范本。目前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围绕印象主义风格特征阐释与历史定位界定两大核心问题展开，国外研究起步较早，以史料考证与创作背景梳理为核心，厘清了作品“创作－出版－改编”的完整脉络，且能依托德彪西成熟期其他作品形成多维度研究支撑；国内研究始于 21 世纪初，形成了乐曲结构分析、演奏技巧研究等路径，填补了萨克斯管印象派曲目研究的空白，但仍存在明显局限，即风格研究多停留于演奏技法层面，尚未深入阐释印象主义美学的深层意涵，作品历史定位多为定性判断，缺乏对其听觉革新效果与历史背景的深度结合分析。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作品为核心研究对象，从创作背景、风格特征、结构特点、革新手法等维度展开分析，并结合西方音乐发展脉络明确其历史定位与艺术价值，以期完善该作品的研究体系，为相关音乐研究与艺术实践提供新的视角。

一、创作背景与历程

《萨克斯管狂想曲》是德彪西创作成熟期唯一的萨克斯管作品，由美国波士顿管弦乐俱乐部负责人爱丽斯·赫里夫人1903年委约创作，赋的音响织体。这部作品由德彪西于1904年在巴黎创作，由杜兰德出版社出版，时长约十分钟，以管弦乐队搭配独奏萨克斯管为特色^[1]。是法国音乐文化与异国器乐文化交融的艺术成果。赫里夫人因听力衰退从弦乐器演奏转向萨克斯管探索，曾委托伊贝尔等作曲家为这一当时的新兴乐器创作作品，这也成为德彪西接触并探索萨克斯管乐器特质的重要契机^[2]。该作品创作历时十年，从1901年德彪西接受委约至1911年交付萨克斯管独奏与钢琴版手稿，因德彪西对萨克斯管的熟悉度不足、创作中的反复修改等因素迟迟未完成，其配器工作也因德彪西后续的健康问题未能在其生前定稿。1918年德彪西逝世后，由其友人让·罗杰-迪卡斯根据手稿完成管弦乐配器，该版本于1919年正式出版，并于同年5月14日在巴黎加沃音乐厅首演，由安德烈·卡普莱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伊夫·马约尔担任萨克斯独奏，作品最终获得广泛认可。德彪西最初对萨克斯管的独奏表现力持怀疑态度，直至1904年欣赏赫里夫人的萨克斯独奏音乐会后才萌生创作兴趣。他在致友人安德烈·卡普莱的书信中将萨克斯管喻为“水一样的乐器”，认为其流畅特殊的音色特别适合表现他印象主义音乐中那种朦胧、幻化的意境^[3]，这也为该作品的创作奠定了音色探索的核心方向。

《萨克斯管狂想曲》的创作横跨1901至1911年，受德彪西内在美学演进、外部创作情境变化与作品自身艺术挑战三重因素影响，成为其印象主义风格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创作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一为1901-1903年的初步创作阶段，德彪西为该作品尝试多种音乐构思，但因同时创作《大海》《映像》等重要作品，精力分散导致创作进程缓慢；其二为1904-1905年的创作中断与反思阶段，德彪西的个人生活变故与《大海》的创作占据其主要精力，创作进程暂缓，却也让他得以重新构思作品定位，将创作核心从技巧展示转向内省化表达与色彩化塑造，使作品创作更贴合其成熟期的音乐语言；其三为1906-1908年的重新创作与风格成熟阶段，《大海》的成功首演提升了德彪西对音色与结构的把控能力，他放弃早期大部分创作素材，仅保留核心音乐动机，刻意回避萨克斯管的极限音域，深挖其中低音区近似人声的朦胧温和音色，弱化乐器的独奏性、强化氛围性。同时减少炫技段落，聚焦音色变化与氛围营造，探索萨克斯管与乐队的音色融合，并通过独奏旋律的力度起伏、弹性速度设计，契合印象主义对瞬间感官印象的捕捉。他还尝试了钢琴与萨克斯管、管弦乐队与萨克斯管等多种配器组合，设计出独奏乐器与乐队的对话式音响结构；其四为1909-1911年的最终完成与配器困境阶段，德彪西完成了作品的独奏部

B	-	-	f	-	12	E→调性模糊
A'	-	-	c'+b	-	8+8	C
结尾	-	-	a+b	-	8+7	C
引入	-	-	e	-	4+4+3	f
插入段	-	-	-	-	6-13	调性模糊
B'	-	-	f+f'+f''	-	12+10+10	A→G→A

分与部分配器设计，1911年将未完成手稿寄予赫里夫人，该版本也于同年在波士顿完成私人场合的钢琴伴奏演奏。但德彪西始终对配器效果不满意，萨克斯管音色的丰富多变使其难以与管弦乐队完美融合，加之其极致的完美主义创作性格，他不断修改和声、重写过渡段落，配器工作迟迟未定稿。1912年后，德彪西健康状况恶化并确诊癌症。“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人们对音乐有了不同的感受和要求。”^[4]，其创作能力大幅下降，作品的配器工作最终未能完成。

从作品本体来看，《萨克斯管狂想曲》虽冠以“狂想曲”之名，却突破了传统狂想曲的炫技与叙事逻辑，以一系列朦胧变幻的音响段落营造出梦幻的诗意氛围。在音响结构中，独奏萨克斯管并非对抗乐队的“英雄声部”，而是作为融入整体音景的“色彩主导声部”，与木管、竖琴及弦乐泛音交织，形成细腻且富有层次的音响织体。

二、德彪西的《萨克斯狂想曲》宏观的结构特征

德彪西《萨克斯管与乐队狂想曲》以印象主义美学为核心，彻底摒弃了传统狂想曲以民歌曲调为主题的变奏逻辑、炫技性演奏取向与戏剧性叙事结构，构建了“自由非方整、音色为核心、意象为线索”的宏观结构，其结构特征既体现了对狂想曲体裁的革新，也成为印象主义音乐结构范式的典型代表。作品整体呈现出“快-慢-快”的三段式自由布局，创作中摒弃了明确的功能性终止式，不再以和声的紧张与解决作为结构联结的核心手段，而是以核心音乐动机的贯穿与音色的层次变化实现结构的自然联结与情绪的逐步推进。

作品突破传统奏鸣曲式“呈示-展开-再现”的经典框架，采用“引子+双主题变奏+尾声”的自由变体结构，整体包含引子、呈示部、再现部及两个插部，各部分在小节数与调性布局上形成有机整体（见表1）。带有连线的三连音节奏型是全曲的核心音乐动机，该动机在乐队平行和弦演奏的引子后由萨克斯管首次清晰奏出，后续在作品不同段落、不同声部、不同调性、不同节奏形态下进行持续变体呈现，既作为主旋律主导音乐走向，也作为副旋律或伴奏织体融入整体音响，成为联结全曲结构的核心线索，让自由布局的作品保持了内在的结构统一性与连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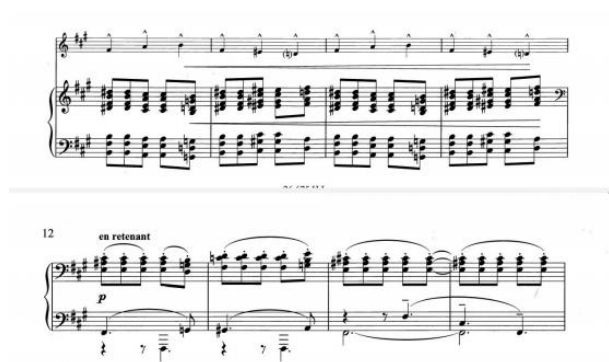
表1 《萨克斯管与乐队狂想曲》曲式结构^[5]

一级	二级	三级	从属结构	曲式	小节数	调性
引子	-	-	a+b	弗里几亚	13+17	c→g
A	-	-	c+d	-	8+7	E→D→C
连接	-	-	d+c	-	3+3	调性模糊

与单簧管以长音及分解和弦担任副旋律或伴奏，逐步引入铜管声部的齐奏，音响层次渐趋丰满，为音乐情绪的推进与下一乐段的导入做好铺垫。随后进入的呈示部，由打击乐快速的八分音符引路，双簧管率先奏出该乐段主题。旋律流转至长笛声部，并于第 35 小节迎来萨克斯管的再次进入。情绪在此放缓，回归与第一乐段相似的朦胧基调，通过旋律模仿与音色交融，进一步强化了全曲梦幻而迷人的氛围。至第 38 小节，伴随萨克斯管的下行音阶，曲首引子的核心乐思重现。此时萨克斯以四分音符与附点节奏与圆号展开呼应式对话，音乐在静谧中积蓄动力，为即将到来的快板部分埋下伏笔。

随着弦乐八分音符伴奏音型的推进，单簧管声部出现后附点连线的特殊节奏。其中增四度音程的运用，令人联想起德彪西钢琴曲《月光》中特有的音响笔触——通过不同性质七和弦的并置，以及音程间大小二度的碰撞，营造出调性游移、色彩变幻的不稳定感。传统功能性和声的完满终止在此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行叠置的和弦进行，以及低音乐器持续的三拍子节奏基底上复杂和声的细腻变换。此后调性由 a 小调转向 A 大调，双簧管、单簧管与长笛以快速十六分音符轮流奏出主题，在炫技性演绎中逐步汇聚为齐奏，为后续力度高涨、音响恢宏的段落做好充分准备。

在第 102 至 103 小节，萨克斯管与长笛共同奏出铿锵有力的大三和弦，音响光辉而洪亮，充分展现了萨克斯金属质音色的穿透力与感染力。自第 162 小节起，音乐连续三次呈现以二度音程上下行为核心的旋律动机 谱例 3 印象主义"德彪西对东方音乐，特别是印尼佳美兰音乐的发现，促使他为西方音乐体系增添了新的色彩。他爱用五声音阶和中古调式，这使他的音乐经常具有异国色彩和东方神韵。他也爱用全音阶，即完全以全音关系排列的音阶。这使他的音乐更适合表现细微的情感变化，由于这种音阶回避了半音的倾向性，因而具有一种游移不定的独特魅力。^[8]其音阶结构与进行方式透露出浓郁的东方色彩，这也正是这部作品有时被称为“东方狂想曲”的重要原因。在萨克斯管担任旋律主导的同时，弦乐声部始终以五音或六音为一组的音型持续伴奏，织体绵密而流动。随着音乐进入 174 小节的结尾与 214 小节的开始，双簧管率先奏出乐段第二部分的旋律，情绪愈发高涨，大调色彩愈发明亮，仿佛描绘着莫奈《日出·印象》中旭日将升未升之际的天光与水色。随后出现的 D 段则洋溢着光明感，犹如朝阳跃出海面，木管声部奏出优美而高雅的旋律，宛如海面上逐渐升温、叠加的粼粼波光。萨克斯管随后如牧笛般再现并概括前述主题，在重现第一主题神秘色彩的同时，完成从小调至其关系大调的转换。



乐曲再次变换速度，弦乐以快速三连音奔腾，铜管乐器相继加入并以重音强调，营造出紧张而充满张力的气氛。萨克斯管从第 253 小节起，以三连音与四连音交替的形式演绎旋律。至第 352 小节，乐队以三连音与二连音组合的方式齐奏，传达出坚定而执着的音乐意志。尽管在最后情绪高涨的段落中萨克斯管暂退，但此处的乐队写作恰恰是为了引出第 365 小节萨克斯管宁静再现引子主题的瞬间。最终，自第 372 小节开始，萨克斯管以第二主题素材为基础，通过连续三组十六分音符接一个四分音符的渐强句式，将音乐推向辉煌的顶点。

四、德彪西狂想曲的革新手法

微分音程与摇曳的线条：他大量运用半音阶、小幅度的音程波动（如小二度、大二度的反复与环绕），以及频繁的增减音程（如前文提及的增四度），来消解调性的明确导向，塑造光线摇曳、水波粼粼或雾气弥漫的听觉意象。伴奏织体线条常如阿拉伯花纹般蜿蜒盘旋，而非直线式的大跳或阶梯式进行。

节奏的弹性与即兴感：乐谱中充斥着 rubato（自由速度）标记、附点节奏与复杂连线的组合，不规则的乐句划分。这要求演奏者具备高度的音乐素养，在严格的记谱框架内营造出即兴（improvisatory）的幻觉。例如，主题末段连续两组上行音阶，虽写在谱上，却需演奏得如灵光乍现的思绪流淌，而非机械的爬升节奏处理上的弹性化与即兴感，是作品的重要革新之处。乐谱中充斥着自由速度标记、附点节奏与复杂连线的组合，搭配不规则的乐句划分，打破了传统音乐规整的节奏范式，要求演奏者在严格的记谱框架内营造出即兴的音乐幻觉。如主题末段的连续两组上行音阶，虽有明确记谱，却需演奏得如灵光乍现的思绪流淌，而非机械的旋律爬升，这种节奏处理让音乐摆脱了固定节奏的束缚，更能捕捉瞬间的感官印象，契合印象主义的艺术内核。而在快板部分及辉煌的尾声中，德彪西虽挖掘了萨克斯管在快速音型上的潜力，运用连续快速的十六分音符、三连音与四连音的交替演奏，但其创作目的并非单纯的技巧展示，而是通过快速音型的动力性运用，构建一种内在的、不断增强的能量流，如同海浪的积聚与翻涌，最终在结尾处以连续三组的十六分音符接强力四分音符的渐强，将音乐推向高潮，塑造出太阳从海面升起的辉煌听觉镜像，实现了技术手法与意象表达的高度统一。

动力性音型即节奏的戏剧化运用：德彪西也挖掘了萨克斯管在快速音型上的潜力，但目的截然不同。在乐曲快板部分及辉煌的尾声，萨克斯管以连续快速的十六分音符、三连音与四连音的交替（从 253 小节起）奔腾涌动。这固然需要高超的技术，但其效果并非单纯展示手指速度，而是为了构建一种内在的、不断增强的能量流，如同海浪的积聚，最终在结尾处以连续三组的十六分音符接强力四分音符的渐强，体现太阳从海面生气的辉煌镜像。见谱例 4《狂想曲》呈现了与克劳德·德彪西创作《大海》相同的音乐思维。若非英年早逝，这位作曲家本可延续这一创作风格。乐曲中的旋律素材主要源自他对素歌的深入研习，以及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这种城市民间音乐元素在音乐中得以体现。这类音乐曾被拉莫、库

普兰等作曲家采用。德彪西“将这些民谣的原始音色素材同化，并以全新原创的方式进行创作”。人们可以将《狂想曲》中的旋律与乔治·卡斯特纳在《巴黎之声》中收录的民谣声调相比较。德彪西将“原始”的民间素材完美转化为艺术作品。这部狂想曲的结构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与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拉斯安》和《弗里斯卡》类似。其旋律编排从慢到快的结构明显带有让-巴蒂斯特·吕利法国序曲风格的影子。于1919年5月11日在巴黎国家协会首演，演绎这部作品时，演奏者需要深入理解整体的重音处理方式，从而引发听众情感共鸣相同音乐动机在不同声部交替出现大调式主调风格代表的阳性元素与小调式和离掉和弦构成的阴性因素交替又联系的出现而将音乐形象从阳性向阴性自然转换而不同音乐形象对于乐句收束性结尾的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如柔和的阴性乐句只需突出重要的音体现在曲首重要的功能音出现在主题动机的弱拍，力度强戏剧性强的阳性乐句需要在阴性乐句基础上再加重尾音将音乐的力度推向高潮。



德彪西对萨克斯管的处理，颠覆了其作为独奏乐器的传统定位。他刻意避让其金属质、穿透力强的中高音区，转而挖掘其中低音区温暖、含糊的泛音特性。当这种经过“柔化”的萨克斯音色与弦乐泛音、竖琴琶音及木管的长音混合时，不同声部的声波在空气中交织、干涉与融合，形成了一种难以分割的、弥漫性的复合音色。这种处理在声学上创造了两个优势：一是削弱了声音的“点状”指向性，营造出如同光线漫射般的三维空间感；二是复杂的泛音叠加产生了丰富而微妙的听觉质感，满足了印象主义对细腻感官体验的追求。摒弃了奏鸣曲式的戏剧性冲突，采用意象并置的“镶嵌结构”。从声学心理角度看，这种缺乏强烈对比和预期解决的段落衔接，削弱了听众基于传统曲式建立的时间期待框架。但传统调性音乐通过和声紧张度的建立与解决，为听觉提供内在的驱动力与释放点。全音阶的运用则系统地回避了半音，创造了一种悬浮的、无重力的音响空间。

五、历史定位与艺术价值

《萨克斯管与乐队狂想曲》作为印象主义音乐成熟期的经典作品，不仅是德彪西个人创作生涯的重要探索，更在西方音乐发展史上占据独特的历史地位。该作兼具重要的艺术价值、实践意义与文化内涵，成为连接浪漫主义晚期与二十世纪现代音乐的关键桥梁。

在印象主义美学的器乐实践层面，作品实现了印象主义美学从理论向器乐领域的系统化转化，极大地丰富了印象主义音乐的表达形式与乐器载体。德彪西将印象派绘画对光影、色彩与瞬间印象的追求，以及象征主义诗歌的“通感”特质，通过音色织体、调式和

声与节奏结构的整体设计，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语言。这使得印象主义美学得以超越钢琴作品与大型管弦乐作品的既有范畴，在萨克斯管这一独特乐器上获得充分展现与延伸。作为德彪西印象主义创作风格成熟期的集大成之作，该曲将其前期对全音阶、平行和弦、教会调式的技法探索进行了系统整合与创新，形成了高度统一的音乐语言与美学表达，为印象主义音乐的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创作范式，对后世作曲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萨克斯管艺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萨克斯管与乐队狂想曲》的诞生是古典萨克斯管艺术演进的关键节点。该作彻底改变了萨克斯管在古典音乐中的艺术定位，推动其从“民间乐器”与“炫技性乐器”向承载复杂美学内涵的“古典乐器”转型。在此之前，萨克斯管的古典创作曲目相对贫乏，其独特的音色特质未得到充分挖掘。德彪西通过对该乐器印象化表达潜能的深度开掘，赋予其全新的艺术定位，彰显了萨克斯管在古典音乐领域的艺术价值。受此作品影响，伊贝尔、格拉祖诺夫等后世作曲家开始关注萨克斯管的音色特质与表现力，为其创作了一系列经典作品，推动了二十世纪萨克斯管古典创作的繁荣。该曲在音域选择、音色塑造与配器组合方面的探索，亦成为后世创作与演奏的重要参照，极大拓展了萨克斯管的艺术表现边界。

在西方音乐史的宏观脉络中，该作品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作品继承了浪漫主义晚期对音色探索的萌芽及对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传统，同时突破了浪漫主义音乐的戏剧性叙事结构与功能性和声框架，摒弃情感宣泄式的表达方式，转而追求瞬间的感官体验与朦胧的意境营造，实现了对浪漫主义音乐的超越。另一方面，作品所构建的“音色为核心”的音乐思维，以及对音响空间、微观音色与即兴节奏的探索，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现代音乐的创作理念，为梅西安、布列兹等作曲家对音响空间的极致追求提供了重要启示，推动了现代音乐的音响实验与技法创新，成为西方音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该作品兼具深厚的跨艺术与跨文化融合价值，是十九世纪末西方艺术跨领域融合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缩影。在跨艺术层面，德彪西将印象派绘画的视觉美学与象征主义诗歌的文学特质融入音乐创作，实现了视觉、文学与音乐艺术之间的“通感”表达。作品中通过音乐语言塑造的光影摇曳、水波粼粼的听觉意象，与莫奈《日出·印象》等绘画作品的视觉意象高度契合，旋律与和声的朦胧表达亦与象征主义诗歌的含蓄特质相映成趣，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亦推动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整体发展。在跨文化层面，作品将印尼佳美兰音乐、中东阿拉伯音乐的音程与节奏特征与西方作曲技法有机融合，实现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对话与互鉴，为西方音乐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亦为跨文化音乐创作提供了经典的参考范例。

六、结语

法国的印象主义音乐，从19世纪到20世纪，实现了从动机到萌芽，从萌芽到发展，从发展到完善与继承。体现出作曲家热爱自

然，遵从法国音乐的以人为本，手法简朴，内容丰富的特点。音乐上始终与诗歌联系在一起。在一些曲目中融入了中东音乐的元素如阿拉伯风格以及塞维利亚地区的旋律与节奏，有鲜明的民族色彩。而德彪西的萨克斯管狂想曲是他创作成熟时期的一部印象派作品，正如它复杂多变的节奏和频繁变化的调性，遵从听觉体现出感性的美学理念。他的动机与主题节奏复杂，旋律曲折，变奏频繁。采用了阿拉伯马卡姆特性的音程，同时又具有单乐章与套曲的结构特征。它的配器也有着印象派的独特的精细与高雅。为作品编制了双倍管乐编制的乐队，用弦乐的音响形成整个作品的基调与背景。体现出作曲家热爱自然，遵从法国音乐的以人为本，手法简朴，内容

丰富的特点。而他的音乐作为印象主义的开山之作，也同时为后世的创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为后世的音乐以及萨克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这部作品犹如一座桥梁：一端连接着浪漫主义晚期对音色探索的萌芽，另一端则遥遥指向了梅西安、布列兹乃至更晚近作曲家对音响空间的极致追求。它不仅仅是为萨克斯管而作的“一部杰作”，更是关于如何聆听音色、如何构思音乐空间的一部启示录。在德彪西笔下，萨克斯管不再是一件乐器，而是一支饱蘸印象派光色的画笔；乐队不再是伴奏，而是承载光、影与空气的画布。二者共同完成的，是一幅流动的、关乎听觉、视觉与联觉的永恒印象 正是这首经典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独特性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LONDEIX J M.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Saxophone Repertoire[M]. Cherry Hill: Roncorp Publications, 2003: 442.
- [2] BLUM J. Rapsodie pour Orchestre et Saxophone by Claude Debussy[D]. Bowling Green: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2008: 3.
- [3] FORQUREAN F J. Claude Debussy: Harmonic Innovations in Historical and Musical Context[D]. Columbus: Columbus State University, 2014.
- [4] 钟子林. 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修订本）[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 49.
- [5] 迟恩达. 德彪西《萨克斯管与乐队狂想曲》的演奏技巧分析 [D].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23: 5.
- [6] 孙萌. 德彪西印象主义音乐中的旋律美学与中国意象——以《牧神午后》为例 [J]. 戏剧之家，2026(01): 132-133.
- [7]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 [M].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 351.
- [8] 余志刚. 西方音乐简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36.